



轻经典

败坏了哈德莱堡名声的人

败坏了哈德莱堡名声的人

[美] 马克·吐温 著 李彦 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败坏了哈德莱堡名声的人 / (美) 马克·吐温著 ;
李彦译. — 北京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5.10
ISBN 978-7-5057-3597-2

I. ①败… II. ①马…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近代 IV. 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26577号

 轻经典

书名 败坏了哈德莱堡名声的人
著者 [美] 马克·吐温
译者 李彦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889×1194毫米 32开
6.125印张 138千字
版次 2015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3597-2
定价 26.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译者序

密西西比河上的漂流赋予马克·吐温（Mark Twain 1835—1910）纵横恣肆的笔风，可以说当代人在编故事的本领上真的很难超越这位巨匠。本书中这些中短篇作品怎么看都不像是对历史或文学的记述，倒像是一位饱尝了江湖风险后的老人，擎着一只烟斗与身边过客神侃混时间。那只跳蛙的故事总是听过的，其中不可思议的情节、痛揭人性的结局谁能不为之惊叹呢？马氏以笔锋辛辣、戏谑人生而著称，文论界将他供奉在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世界著名的短篇小说大师的宝座上。或许阅尽近现代文学的你并不肯贸然相信，毕竟马氏在中国风头最健的时候，中国文论界还是无产阶级文学评论最昌盛。

接受翻译马氏名篇的任务在1998年，然则因为出版业为当时的读者市场所左右，最终放弃了出版全集的计划。其后又有两家出版社对该书表示有兴趣，然则每每兴奋谈起，败兴结局。时隔十七年，读者的审美曲折变迁了几个回环，最后又回到了经典的怀抱，由此可见，文学经典是超越时间界限的。

本书中的选篇无不是马克·吐温戏谑名篇。其辛辣不因篇幅而空洞，其回味不因长度而浅薄。其中最知名的是《败坏了哈德

莱堡名声的人》代表着马氏最经典的辛辣风，文中的角色自己百转愁肠、自作聪明，最后遭受打击。读后非有一声“活该”不足以表达读者的心情。当然也因为读者的善良，往往会有人随着情节的演进心情纠结，不知道该由着主人公得到上帝的宽免，还是让丑恶曝光在阳光下。

哈德莱堡曾经是周围最诚笃的城镇，镇上的人都非常珍爱自己的好名声，在婴儿襁褓时代就要谆谆教导。直到有一天，“败坏了哈德莱堡名声的人”悄无声息地策划了一个足以揭露全堡所有人的污浊贪心的阴谋，他手中的魔术棒其实人人都认识，那就是……我不说你猜猜。

文论界都认为马克是以“跳蛙”的故事开始文学生涯的，殊不知他真正“以作家身份首次亮相”是在火奴鲁鲁群岛上卧病期间。他碰巧与遇难船只的幸存者住在同一家医院里，于是根本不必到处钻营想出贴近采访的手段，只要凭借乔塞亚·米切尔船长的航海日志，只需三个小时就完成了足以引起社会轰动的长篇报道。然而署名的时候不知出了什么错，反正是名没有出成，庆贺宴会也没有举办，马克·吐温已经成为作家了，但被人“活埋”了。

“爱斯基摩姑娘”也向马克口述了一段浪漫故事，作为部落酋长的女儿，她的婚事怎能草莽？可是那嗜好炫耀的糊涂父亲啊，居然因着一个误会毁掉了这段美满姻缘。借此故事，笔者想请教读者，人生最大的不幸是什么？不幸的少女结束了她那微不足道的小故事，由她的故事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既然在纽约一亿美元和北极圈地带的二十二个鱼钩代表着同样崇高的金融地位，那么一个生活在贫困环境里的人要是买得起价值十美分的鱼钩、能移居北极，而他却还待在纽约的话，他就是个白痴。

每个人心底都珍藏着一段“儿时梦想”，然而老来时，它们

都到哪儿去了呢？为什么留下的只是疑惑？马克·吐温还写了一首诗来缅怀这些情愫，天哪，连这首诗文他都不肯平凡地写呢。

火车上耸人听闻的逸闻中当以《火车上的吃人事件》最为恐怖，在厄运临头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旅客都暴露出人性的险恶，不管当事人怎样反对，最后的结论都是“某某味道不错”“某某是个骗子，肉都嚼不动”。读后令人毛骨悚然。

《竞选州长》一文在中国算是妇孺皆知的名作，早在二十年前，我们似乎也曾惊诧地听闻彼岸传来的政界丑闻，而后惊异地发现这不过是被揭示出来的冰山一角。近来 TED 演讲中还播出了当时另一个主角的当众演说，不明觉厉之感顿生。

《三万美元的遗产》则同样是一篇揭示人性贪欲的佳作，白日梦可以做到如此的境界，令人叹为观止。夫妻俩因为性格的差异、教养的高低居然分别代表着天使和恶魔，一个梦想建了一百多座大教堂，一个幻想把游手好闲的富豪都聚起来赌博。他们对宗教的忠诚十分有趣，如果需要，那么可以把忠心先放一放。

马克·吐温的思想和创作从轻快调笑到辛辣讽刺再到悲观厌世经历过三个阶段。他的早期创作，如短篇小说《竞选州长》（1870）等，以幽默、诙谐的笔法嘲笑美国“民主选举”的荒谬和“民主天堂”的本质。中期作品，如长篇小说《镀金时代》（1874，与华纳合写）、代表作长篇小说《赫克贝利·芬历险记》（1886）及《傻瓜威尔逊》（1893）等，则以深沉、辛辣的笔调讽刺和揭露像瘟疫般盛行于美国的投机、拜金狂热及暗无天日的社会现实与惨无人道的种族歧视。《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通过白人小孩哈克跟逃亡黑奴吉姆结伴在密西西比河流浪的故事，不仅批判封建家庭结仇械斗的野蛮，揭露私刑的毫无理性，而且讽刺宗教的虚伪愚昧，谴责蓄奴制的罪恶，并歌颂黑奴的优

秀品质，宣传不分种族地位人人都享有自由权利的进步主张。19世纪末，随着美国进入帝国主义发展阶段，马克·吐温一些游记、杂文、政论，如《赤道环行记》（1897）、中篇小说《败坏了哈德莱堡名声的人》（1900）、《神秘来客》（1916）等作品的批判揭露意义也逐渐减弱，而绝望神秘情绪则有所生长。他被誉为“美国文学中的林肯”。本书并非全集，只摘选了马氏著作中或老少皆知、或默默无闻的七篇中短篇作品。我们认为就好像许多伟人的一生一样，不可能每一个都是惊世妙笔，马克·吐温的作品最吸引人的将在这部文集之中，等待你去发掘她的美丽。

目 录

译者序 /1

败坏了哈德莱堡名声的人 /1

以作家身份首次亮相 /61

爱斯基摩姑娘的罗曼史 /98

儿时梦幻 /118

火车上的吃人事件 /128

竞选州长 /139

三万块钱的遗产 /147

败坏了哈德莱堡名声的人

那是多年以前的事了。哈德莱堡一直以童叟无欺而闻名乡里。这名声是镇民们心头至高无上的骄傲，什么东西都比不上它。他们竭力维护着这个清白名誉，算到那时已经三代人了。人们太自豪了，总渴望着能让这个美名天长地久，于是小婴儿还在襁褓里就开始接受诚信教育。而且在他们今生的学习生涯里，诚信教育也成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如此，在他们的成长岁月里，镇民绝不许年轻人接触诱惑，这样，诚实的美德才能时时刻刻在年轻人的心中巩固、强化，深入骨髓。周边的小镇都嫉妒哈德莱堡的美名达到如此的顶点，冷言冷语地讽刺哈德莱堡，把他们的自豪感说成是虚荣自大；可不管怎么说，外人都不得不承认哈德莱堡的名声没人能够玷污；而且非要让他们表态的话，他们就得承认：年轻人离开家乡外出找工作的时候，仅凭出生在哈德莱堡这一条，就足以让他找到一个挑大梁的职位了。

然而时光易逝，到后来，因为得罪了一位路过的外乡人，哈德莱堡的好运气终于到头了——可能镇民们根本没察觉，肯定是不留心。因为哈德莱堡的人志得意满，根本不屑于饶舌地评价外

乡人，也不在意外乡人对自己是怎么评头论足的。当然，对待这个人本来不该按照常规的做法，因为他生性刻薄，复仇心重。整整一年的流浪旅途上，他时时刻刻都把这点窝囊事挂在心头，但凡有点空闲的时间就要谋划复仇的坏点子，好补偿一下自己的委屈。他设计过许多方案，每一个都不错，可没一个够狠。其实哪怕力道最弱的那个计划也可以把不少人卷进去了，但是他想算计全镇的人，谁也不能漏网。终于，他脑子里冒出了一个绝妙的点子，这个金点子才一冒头儿，他心里那些恶毒的快意就都能熊熊燃烧起来。他连忙着手制订计划，心里暗想：“就这么干——我要败坏整个镇子的名声。”

六个月后，他驾驶着一架轻便马车赶往哈德莱堡，夜半十点钟左右，马车停在了银行老出纳员的家门前。他从车里拖出一个麻袋，扛着它蹒跚地穿过天井，叩响了前门。听到有个女子说了声“进来”，他就进了屋，把麻袋放在起居室炉子的背后，对正在灯下读着《布道先驱报》的老太太彬彬有礼地说：

“太太，您不必起身，不打扰您。那个袋子——现在封得好的；没人知道它是搁在这儿。太太，见见您的丈夫可以吗？”

“您见不到他，他去布里克斯顿了，清早以前赶不回来。”

“那好，太太，没关系。我只想把这个袋子留在这儿请他照看，要是找到合法主人就请转交给他。我是个外乡人，我们没打过交道。今天夜里我故意从这个镇子过一下，有件埋藏在我心底多年的旧事要了结一下。现在事办完了，我真是心满意足，并且多少有点儿自豪。将来我就不再到这里来了。麻袋上附着一张纸，前因后果都写得清清楚楚。晚安，太太。”

这样一个高大神秘的陌生人真让老太太怕得要命，见他走了可是松了口气。不过，好奇心也被勾了起来，她径直走到麻袋跟

前，取下那张纸，纸上这样写道：

登报公开，或请私下寻访那个人——两法均可。麻袋中装有一百六十磅零四盎司金币……

“老天保佑，门还没上锁呢！”

理查兹太太颤巍巍地走到门边锁好门户，拉下百叶窗，她站在那儿胆战心惊、焦虑不安，不知怎么办才能让自己和这些钱更加妥当些。她侧耳听了听，看是不是有贼。最终还是好奇心占了上风，她走回灯下读完那张纸条：

我来自外国，现在回国途中，打算回乡定居。我在美国居住多年，蒙贵国优待，心中十分感激；同样我十分感谢一位美国公民——他住在哈德莱堡——一两年前蒙他慷慨帮助过一次。实则是两大帮助。我来解释一下。以前我是个赌棍。我是指以前。那时候我已经一贫如洗。有一天夜里我到了这座村庄，饿着肚子而且身无分文。我在黑暗中求人行行好，要是灯亮照着我可不好意思向人家乞讨。我找对了人。他给了我二十美元——换句话讲，他给了我新生，在我眼里是这样的。他也给我带来了好运气；因为靠这些钱做本钱，我在赌桌边发了大财。最后还要说一件事，他送我的忠告我至今记忆犹新。这句话让我心悦诚服，决心挽救仅剩下的一点儿良心，从此戒赌了。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位好心人是谁，可我希望有人替我找到他，让他得到这笔钱。是分给别人，是丢弃，还是自己留下，都由他自己

做主。这只不过是我感恩之心的一点表示。如果能留在贵国，我本打算亲自找到他；不过无论如何，总会有人找到他的。这是一座诚实的镇子，它的诚信堪比金贵。我深知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您可以根据那位给我的忠告找到他；相信他仍能记得这些话。

我想这样办：如果您喜欢自己私下里调查，尽可调查。您把信里说的情况告诉每一个可能是那位先生的人。如果他回答“我就是那个人；我给的忠告是如此如此”，就再请您进一步核实——打开麻袋，里面能找到一只封好的信封，里面写着那句忠告的原话。如果受检验的人一字不漏地复述了这句话，就把钱给他，不必再追问，因为肯定就是他。

要是您打算公开寻找，那么就请在当地报纸上公开这封信——再添上附加说明，即：从今日起三十天内请候选人在周五晚八点到镇办公大楼，把他说的“忠告”封在信封里，交给伯吉斯牧师（如果他肯热心帮忙的话）；请伯吉斯牧师彼时彼地拆开麻袋里的信封，检验人们写的句子是否正确；如果是的，就把钱送出去吧，连同我诚挚的谢意一同转交给那位确定了身份的好心人。

理查兹太太坐了下来，心情激动得微微颤抖起来，她很快陷入沉思，她这样想道：“这件事太离奇了！……不过是点滴之恩，就得到人家涌泉相报，真是太幸运了！……如果恰好是我丈夫做的该多好啊！——我们太穷了，又上了年纪，一贫如洗！……”想到这儿，她长叹了一口气：“不过，怎么可能是我家爱德华；

不会，把二十美元给外乡人的绝不可能是他。这也太可惜了；我现在瞧出来了……”想到此处，她身子猛地一颤，“这可是赌棍的钱！来得不干净。这种钱可没法要；碰都不能碰。离这种钱太近可不好，它看着就是污秽的东西。”她挪到远一点儿的椅子上……“盼着爱德华能回来，把它弄到银行去；强盗什么时候都可能到这儿来；我单身一个人跟这些钱待在一起实在太可怕了。”

十一点钟，理查兹先生到家了，太太说：“你可到家了！”他说：“我累坏了，一丝力气都没有了。穷日子太难熬，到了这把年纪还得辛辛苦苦地跑出去。为了挣那点薪水，就得像骡马一样拉磨，拉磨，再拉磨——成天听人使唤，人家消消停停地往家里一坐，拖鞋一穿，又舒服又不差钱。”

“我替你难过，爱德华，你知道的；别难过，我们好歹还有个生计；名声也不错……”

“对，玛丽，那才是最重要的。别介意我说的那些话——那不过是一时气愤，没什么别的意思。吻吻我——好了，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不会再抱怨一句啦。你弄来了点儿什么东西？麻袋里装的是什？”

于是，太太把那个了不得的秘密说给他听。他一时之间头晕目眩起来，过后才说：

“有一百六十磅重哪？噢，玛丽，那是四万美元呢——想想看——多大一笔钱哪！这个村子里趁那么些钱的人不会超过十个。给我那张纸。”

他粗略地读了一遍，说道：

“简直是历险记了！咳，像传奇故事！书里才有这种不靠谱的事，真实生活里什么时候见过啊。”他此时意动神摇，兴奋非常，甚至可以说惊喜若狂。他拍着老伴的面颊，开玩笑说：

“啊！我们有钱了，玛丽，有钱啦！只要把钱埋起来，烧掉这几张纸。就算那个赌棍回来调查，我们只要冷冰冰地瞅着他说：‘胡说八道呢吧？我们可从来没听说过你和你那袋金子。’他就傻了，而且……”

“而且，就在这个时候，你还啰里啰唆开玩笑的时候，钱还放在这儿，过不了多久贼就该上门了。”

“对。好啦，我们该干点什么呢——私下里调查吗？不行，那样不行：非得破坏这份浪漫不可。公开找的形式更好。想想看，这会造成多大的轰动啊！别的镇子都得嫉妒得眼红，因为一个外地人在这种事上绝不会相信哈德莱堡以外的什么镇子，他们自己也知道。这是替我们扬名哪。我现在就得去印刷厂，否则赶不上出版了。”

“可是你等等——等等——别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陪着这些钱，爱德华！”

可他已经出门了。不过，出门了不长时间。刚走出不远，他就遇到了报纸的编辑兼东家，就把那份文件递过去，说：“给你点好东西，考克斯——插进去吧！”

“有点儿迟了吧，理查兹先生？不过让我先瞧瞧再说。”

再回到家以后，他和老伴儿来回地谈这件妙不可言的神秘事，两个人都无法入睡。首要问题是：镇上有谁给过一个外地人二十美元呢？这个问题看起来相当简单，两个人不约而同答道：

“巴克利·古德森^①。”

“对，”理查兹先生说，“兴许是他，这该是他的手笔，镇上能这样做的人再没第二个了。”

“大家都得承认这一点，爱德华——只不过，大家都是私下

① “古德森 (Good son)” 为音译，字面意义为“好人之子”。

里承认罢了。都有六个月了，村子里又回到原来的样子——诚实是诚实，可目光短浅，自以为是，而且小家子气。”

“他一直这么说来着，一直到他死的那一天——还当众讲过呢。”

“是啊，他遭人恨就是因为这个。”

“哦，可不是嘛，可他无所谓。镇上最遭恨的人该是伯吉斯牧师，然后就是他了。”

“啊，伯吉斯罪有应得——在这地方，他甭想找到肯听他布道的人。这个镇小气是小气了点，但是对他还是能估算个八九不离十。爱德华，那个外地人点名道姓地非要让伯吉斯负责送出这笔钱，是不是有点古怪啊？”

“嗯，是呀——是古怪。不过……不过……”

“哪有那么多不过？要是换了你，你能选他吗？”

“玛丽，也许那个外地人比镇上的人更了解他呢。”

“不过就能帮得了伯吉斯？”

老头子好像被妻子的答话弄得狼狈不堪；老婆则把眼光紧紧盯在他身上，等他回话。最后，理查兹又开了口，态度有些迟疑，人们明知自己的话要遭到非议时就是这副吞吞吐吐的样子。他说：“玛丽，伯吉斯本性不坏。”

妻子自然是惊诧得不得了。

“胡说八道！”她说。

“本性不坏。我知道。他不讨人喜欢是因为那一件事——而那件事偏又引起了那么大轰动。”

“就那‘一件事’，的确是！好像单那‘一件事’还不够似的。”

“足够了，足够了。只是在那件事上他真没什么罪过。”

“你说什么？他没罪过？人人都知道是他的过错。”

“玛丽，告诉你吧——他是无辜的。”

“这话我可没法相信，我才不信哪。你怎么知道他是无辜的？”

“我得坦白。这事真丢人，可我得坦白。唯有我一个人知道他无辜。我本来可以替他挽回名誉，可……可……不过，你知道当时镇子里群情激奋——我没胆子说。人人都得掉过头来针对我。我也觉得不好意思，非常不好意思。可我不敢，我没有胆量面对这个后果。”

玛丽看来内心很不安，好一会儿沉默不语。后来她结结巴巴地说：

“我……我觉得你不可能曾经干过——干过——人们不会……呃……公众态度……怎样也得在意……这样……”她很难表达清楚，窘极了。又过了一会儿，她又开口说：“他也真可怜，可是……唉，我们可经不起，爱德华，我们真的担当不起。哦，怎么说我也会逼着你说出去！”

“真要是说出去我们得招多少人的恨哪，玛丽，而后……而后……”

“我现在头疼的是他会怎么看我们，爱德华。”

“他？他并不知道我本来可以挽回他的名誉。”

“哦，”妻子叫起来，语气轻松了一些，“是这样，我真开心。只要他还不知道你本来可以挽回他的名誉就好，他，他，啊，这样好多了。唉，我早该明白他不清楚，因为他总是试探着向我们示好，虽说我们一丁点主动的意思都没有。人们不止一次拿这个取笑我。有威尔逊家，有威尔考克斯家，还有哈克尼斯家。他们总说‘你的朋友伯吉斯’，开这种无聊的玩笑打趣我，因为他们知道这样说让我心烦。我多希望他别再老是迫着我们家，我想不明白他干吗和我们没完没了。”

“这个我知道。还有一件事我得坦白。那件事刚曝光的时候，镇上闹得沸沸扬扬，人们打算把他捆在一根横杆上抬着，上街游行^①。我良心上实在过不去，就私下里去给他透露了个消息，而后他就躲到外面去了，直到风头过去才回来。”

“爱德华！要是当初让人知道了……”

“别叫！一想这事我就后怕。刚送完信我就后悔了，所以连你也不敢告诉，生怕你挂出相来泄露了机密。那一宿我都没合眼，就是因为心里害怕。不过过了几天，看没人怀疑我，我又觉得能给他送个信还是挺高兴的。而且直到现在我还是觉得高兴，玛丽——我从头到脚都高兴。”

“我也一样，那样对他太残酷了。对，我很高兴，因为你的确亏欠了他，要知道。可是，爱德华，想想要是哪一天泄露出去，该多可怕呀！”

“不会！”

“为什么？”

“因为每个人都以为是古德森通知他的。”

“大家是得这么想！”

“当然。而且古德森根本无所谓。人们说动了索斯伯里那个可怜老头去找他兴师问罪，老头马上就怒冲冲地去找古德森算账。古德森上下打量打量他，好像要找出他身上最让人讨厌的地方似的，而后说：‘看来你是调查委员会的了，是吗？’索斯伯里说算是吧。‘哼。依你看他们是想拷问细节呢，还是大略地说说也行？’‘如果他们想知道详细情况，我还会再来，古德森先生，我想先简略地问问大概情况。’‘很好，那么，让他们见鬼去吧——我估计这话够简略了。此外，索斯伯里，我还得给你提个

① 美国一种私刑。